

海外的中國人每天總想從中文報紙上看到些故鄉的消息。去國多年，故國也只有報紙上追尋了。

最近，我無意間看到不少海外中文報上的徵婚廣告，真讓我驚心動魄。莫看短短的一則徵婚廣告，它所反映的卻是真正的民心、鄉情：

上海小姐，二十四歲，體健貌美，大學畢業，通英文，無不良嗜好，身高五呎六吋，體重一百二十磅，誠徵有卡男士，年齡、國籍、教育程度不拘，有意者……

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報紙徵婚已是司空見慣，不足為奇。讓我驚心的不在徵婚，而在「有卡」。卡是綠卡，也就是美國的永久居留證。只要「有卡」，其他都可以「不拘」，我忍不住要問：這嫁的到底是「卡」，還是人？

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更美好，更舒適的生活；為了將來，此時做些權宜，也是可以諒解的。但是一個二十出頭，大學畢業的女子，為了一張綠卡，一切都可以「不拘」。這背後隱藏著多少悲慘和辛酸！

我真希望這樣的廣告只是職業媒人的騙局陷阱，而不是中國少女的心聲，然而放眼看實際的情形，又實在不容我有這樣的「樂觀」。

過去這幾年來，我看到了太多大腹肥腰，子女成群的禿頭洋老兒，回到中國訪問旅遊一趟，帶出來的竟是個皓齒朱顏的漢家閨女，相詢之下，也不乏學士、碩士的高級知識分子。朱顏配鶴髮，所謂琴瑟之和在不知情的外人眼裏，誤以為是祖孫或父女的和樂是很有可能的。

歷來炎黃子孫向以「和蕃」為國恥，而今「和蕃」卻成了中國少女們得救的一條捷徑，真洋鬼子嫁不到，即使嫁個「假洋鬼子」也可稍慰平生。

我在此絲毫無意提倡義和團似的仇外心理，更無意深責為了追求自己幸福而不惜一切逃離祖國的鄉親姐妹。任何人在那樣環境裏，都有可能做出同樣的抉擇。絕不是「他們」特別「無恥」，而「我們」比較「有節」。我們要問的是：那個制度，那個社會，怎麼竟能讓人絕望厭棄到這個地步！

崇洋媚外，自洋務運動以來，已經成了

中國人民民族性的一部份，絲毫不足奇，但不惜以千金之軀來做為出國的賭注，來做為久居異邦的資本，並公開在報上「招標」，以求「有卡」者，這雖不能說是「前空千古」，卻的確是「於今為烈」。這種心態或許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新產品，真正體現了馬克思的「唯物」思想。

四十年的革命，革掉的不是中國人的虛偽和驕氣；而是中國人最起碼的一點尊嚴，一點驕傲。在社會主義「赤」貧之下成長的「少年先鋒」，一碰到資本主義的富足，精神武裝也好，政治教育也好，都在一瞬間土崩瓦解，人性之中最自私，最醜陋的一部分卻合盤托出。

一則短短的徵婚廣告，道盡了四十年來，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生活的同胞們，是如何急切地想逃離生於斯，長於斯的父母之邦，是如何不擇手段的來達到這個目的，即使將自己終身的幸福來做為賭注也是在所不惜。

人間百態從頭條的國際新聞中是無從探得多少消息的，倒是那些不顯眼的分類廣告，卻真能映照出人世間小人物的冷暖、悲慘和蒼涼。

海外中國人說到共產黨四十年來的「業績」，往往樂道中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，使我輩寄居海外的華人，有了揚眉吐氣的一天。帝國主義在軍事上雖然是不再侵略中國了，但四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，卻為帝國主義征服中國人，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，做了最周全的準備。國土雖在，而人心盡失，「人民共和國」是沒有「人民」的。

帝國主義未發一兵一彈而能有此成功，全賴社會主義在做「內應」。若不是社會主義將中國弄的如此「赤」貧，如此恐怖，如此看不到半點前途，帝國主義又何能臻此？年輕、體健、貌美的上海小姐又何忍一切「不拘」，唯「卡」是求？

這真是孟子所說「為淵驅魚」、「為叢驅爵」、「為湯、武驅民者，桀與紂也。」的現代翻版。唯一不同的是二十世紀的湯、武是個洋湯、武，而「桀與紂」也不再是當時的「小國寡民」，而是統治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龐大政治組織了。

我寫這篇短文的心情與其說是揶揄的，諷諷的，不如說是沈痛之中帶著悲憫的。